



味

又到年底,隔三岔五都会听见烟花爆竹的声音在小城上空响起。“年底事情又要多起来了!”母亲闻声念叨着,过两天得再回一趟老家,张罗祭冬的事儿。

每次回到老家,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灶咖,揭开盖在灶台上的油纸,洗洗刷刷。不到一个小时,落满烟尘的灶台就被擦拭得干干净净,锅碗瓢盆也被洗得锃亮如新。完成清洁后,她还得去柴房扛把柴火回来,才肯停下来。仿佛只有这样,灶咖才完整。

灶咖,就是闽南人的厨房。曾经在闽南农村,两户人家联姻前要“探家风”,男方家的灶咖与藏粮的陶缸则是重点考察对象,灶咖在闽南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们家的灶咖,安设在大厝的边房里。三十平方米见方的灶咖中,有一座我出生那年就砌起来的三孔土灶,两口铁锅一大一小,用来煮饭和烧水,一口铝锅用来煮稀饭。土灶旁是一个褪色严重的木制橱柜。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个橱柜用来放置碗筷和剩菜,尽管现在已老态龙钟,却仍在坚持服役。

橱柜旁是煤气灶,以及已经废弃的蜂窝煤灶。连同洗菜洗碗用的水槽,和一人多高的木制米仓,大致构成了灶咖的格局,也搭起了母亲忙碌大半辈子的舞台。

自记事起,母亲就是灶咖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孩提的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那火红的灶膛和斑驳的灶台。母亲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围着锅碗瓢盆忙碌,无数个烟熏火燎的晨昏,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热辣滚烫。

一年四季,家里起得最早的就是母亲。每天天还未亮时,她就已经在

## 母亲的灶咖



灶咖忙活开了。起床后,母亲会到柴房里抱着一捧柴,用松枝或者芒萁把火点着,炒菜、烧水,开始一天的劳作。每当红红的火苗舔着锅底,热气就绕着灶台,从鼎盖的缝隙中袅袅升起,烟火气就在屋子上空氤氲开来。

九十年代的农村,虽说已解决了温饱,但物资还是严重短缺。平素里,一日三餐多是稀饭配菜头,青菜多是应季的高丽菜、芥菜。小时候,为了让我们吃饱,母亲总会在稀饭未烂熟之前用箬篱捞出,滤掉米汤变成饭,一锅稀饭就只能捞那么两碗,给最小的孩子吃。

要吃到些油水,还得赶上过年或者佛生日时。每逢这样的节日,母亲就会在灶咖里连轴转忙个不停。

过节先敬神,贴着红砖的灶台墙面上,灶君司命端坐着,神态慈祥。灶君司命执掌人间烟火,赶上民俗节庆,母亲自然得备上好一点食物点上香讨好一番。不管是端午节的煎粿和粽

子、冬至的糖粿,还是佛生日里敬献佛爷的荤素菜,母亲都能像变戏法儿似的在灶台上捣鼓出来。

即便闲时素日里,母亲也从未因物资匮乏让我们吃不上饭。她和那个年代所有贤惠的闽南妇女一样,穷尽一个母亲的手艺,做出了各种锁定儿女味蕾记忆的美食,有香气扑鼻的地瓜粉团,还有嚼劲Q弹的面疙瘩,尤其是带着焦黄锅巴的咸饭,我百吃不厌。

大概二〇〇〇年以后,土灶的地位逐渐被弱化了。煤气灶、电磁炉等现代化炊具的出现,让家家户户慢慢告别了烧柴火这种原始的炊煮方式。即便家里添置了不少新的炊具,母亲仍习惯将一些重要的“大菜”交给她最信任的土灶。

那个时候在外求学,每每回到家中,我总会迫切地让母亲做一大锅带锅巴的闽南咸饭,或是Q弹到有些夹生的面疙瘩,以劝退肚里的馋虫。母

亲也每每满足我的口腹之欲,煮咸饭就多加把柴火,做面疙瘩就在将熟未熟之前先给我盛上一碗。

母亲仿佛和土灶有了默契,火候总会控制得刚刚好,咸饭锅巴金黄酥脆,面疙瘩咬下去还能看见夹生的内里,我总会吃到肚皮快撑破了,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碗筷。

后来,我们这些子女成了家。母亲在父亲过世后,也搬到了县城和我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半径很少跳出农村,到县城生活自然很难适应,坐趟车都能晕得七荤八素,着实让人心疼。

但不论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每个人迈步向前。人的一生似乎都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近七旬的母亲也是如此。在紧凑的新式厨房里,她很快就接纳了快捷便利的天然气集成灶和微波炉、电烤箱,甚至用得得心应手。我们的新灶咖里,烟火气又一次升腾了起来。

前几日,我跟母亲念叨着要去省城出差,她边喝着粥边漫不经心地说:“福州我小时候去过,太远了。那时候参加全省民兵代表大会,到溪美转车,去了三天……”我听完颇感惊讶,一直都以为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可能连我们县城都没去过,一辈子忙碌于生育女,耽于家庭的琐碎日常,却没想过她年轻时或许也有过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如果她那里可以上学,或许本该拥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但人生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当下就不是当下了。那个问题怎么说来着:“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厨房和爱?”是谁呢?我想,应该是每一个把一生默默献给子女的母亲吧!



诗

## 红帆

| 柯友珊

不一定是烟花  
就让我们灵魂升华  
或者腾空而起  
世间万物很多让我们感怀想念  
所以红帆乘着我们疼痛的歌声  
迎面而来  
大泉州 大海湾  
为什么我们眼泪一滴滴  
从空中落下  
无人机纷纷赴向海面  
灵魂无法妥协  
坚韧 守望 疼痛 撕裂……  
一系列词语从空中蜂拥而至  
学会美学  
灵魂的美学 烟花的美学  
一定有找到天上亲人  
灵魂契合点

红帆驶过泉州海岸  
驶过秀涂涂滩  
围观的人群正一层层拔高  
我不在场  
不在人群中同乐的人  
我看见更多幸福  
从欢乐正面反面涌现  
烟花在飞扬 红帆正飞驰  
快乐和欢乐只是瞬间  
与生俱来大慈悲大震撼的心灵哲学  
正从冬天海面扑面而来  
一下子占据人间所有境况

## 洛阳听潮

| 戴高山

我倾听你的声音,和南音一同响起  
我倾听,一千多年的唐韵  
有风来时,你在洛阳的古街上  
手扶石墙,嘴馋海蛎煎儿  
你穿街走巷,从未忘记  
那从中原故土带来的,宫廷梵音  
琵琶、洞箫,二弦、三弦  
南嗳、拍板、品箫、响盏  
木鱼小叫儿,扁鼓儿、四宝儿  
她从远古的唐朝走来  
在洛阳桥边,激起潮涨潮消  
你走在洛阳桥上,走在洛阳的古街上  
望着一排排石头房子  
南音与海潮鼓起,故乡春暮  
一缕缕白色烟雾  
从海面上升腾

## 十二月赞歌(外一首)

| 乔志兵

叶片簌簌,奔赴泥土的温床  
在归根处,静候下一场生命的出发  
原野袒露,大地竖起的沧桑碑林  
冷风中守望  
守望瑞雪的披风  
守望春芽的信箋

雨也换了脾气,湿冷且绵长  
滴落在心尖,洇开一抹怀旧的雾霭  
让思绪在雨幕里回潮、游弋  
红薯在炭火里煨出甜蜜  
暖手的栗子,崩开生活的欢悦  
迈向冰雪深处

十二月翩跹而至  
晨曦轻吻玻璃上  
勾勒出发髻又绮丽的雪绒花  
散落人间  
怀揣着岁月沉淀的故事  
步入这尘世,用清寒编织大雪

### 冬雪的名片

于广袤原野铺展,填平了沟沟壑壑的沧桑  
麦苗在雪被下酣睡正酣  
旷野沉睡,做着绿意盎然的绮梦

你落在古老的青瓦,层层叠叠堆砌  
黛瓦与白雪相映,勾勒水墨  
每一道屋脊,都卧着时光的凝思  
于无声处,收纳冬夜的寂静

你在湖泊冰面渐次延展  
封存一泓澄澈的旧忆  
往昔涟漪里续写波光诗章  
街边路灯下,你流萤起舞  
光晕里折射出行路人肩头沾满霜花  
一步一印,踏出生活倔强声响

你精巧的纹样  
自万丈云霄悠悠飘坠  
轻盈旋舞,似梦的碎屑散落天涯  
从九霄到尘世  
待消融时刻,又悄然开启轮回



味

## 最甜的冬至丸

| 林建南

闽南的冬天,很少有北风呼啸、寒风凛冽。纵使有那么一天两天冷空气光临,也仅是秋天的一些点缀而已。但即使这样,我依然会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想起我那渐行渐远的故乡,想起母亲那忙忙碌碌的身影,想起那带着家乡泥土芳香的冬至丸。

暖阳徐照,我走进一条长长的陋巷里,看着两旁的小商店和小摊贩,已经开始售卖今年的冬至丸了。这些圆圆滚滚、洁白晶莹的小丸子,形状、大小基本像一颗颗龙眼一样。有的用精美的礼盒包装着,有的装在一袋袋的食品袋中,有的干脆就零散地放在一个大盆里任顾客自己挑选。

冬至搓丸,是老家的一种习俗。自记事起,我就知道每年的这个日子,老妈都会想办法为全家做一碗这样的美食。我家在偏远的乡下山区,早期的生活相当贫困,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刨食,求的仅仅是三餐的温饱而已。然而,即使日子多么艰难,村民们也都会咬咬牙,义无反顾地留下一小块农田来播种那种收成不好的糯米稻子,为的就是到了一年的冬至日,能有糯米粉来做冬至丸。

每到冬至日,母亲的身影就像闪电似的,忙得团团转。繁重的家务,几乎要压弯她的腰,一向勤劳耐劳的她,总会在每个节日给我们一个小惊喜。她一大早就背着晒干了的糯米和稻谷,到碾米厂去碾米,然后用自家的石臼把糯米打碎成粉。接着,使用一个大盆盛着糯米粉,掺一些清水用力搅和,把它和成糯米团。这时,母亲常常会兴奋地招呼孩子过来帮忙,一起搓糯米丸。

煮冬至丸也是一种技术活。要先在铁锅里烧半锅水,算准水温,在水开之前就得起把丸子轻轻地放进水中,此时不能搅拌,不然丸子就会散开变成米糊,还会粘在锅底上烧焦。另外,还要凭经验判断丸子是否熟透。只要看到丸子浮出水面,就可以用漏勺把它们捞出来,放在碗里。吃冬至丸时,白糖肯定是少不了的。当时白糖是凭票供应的,我们一家只能分到几两。母亲就会用一根小汤匙,给我们每个人的碗里分配一点白糖,然后加点头汤,一碗香喷喷的冬至丸就做好了。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能吃上这么一碗冬至丸,乐得我们手舞足蹈!

长大后,我们一个个走出家门到外谋生,只有过年才能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离家越远,思念越浓。再读白居易的《冬至夜怀湘灵》时,想到今年冬至又到了,可是,我们再也吃不到小时候母亲做的冬至丸了。



## 从一条街走入历史

| 王邦尧



位于英都镇区的昭惠庙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在突如其来的雨后,我再次来到英都良山这条古街。

英都这个远离海洋的小镇,因自古富庶以及英溪穿境而过直入晋江的缘故,成了海丝之路的内河驛渡,所以街口处有一座分炉于九日山的昭惠庙,供奉的是第一代海神昭惠王座下的仁福王,与海有隐秘的联系。庙不大,但雕刻龙凤,嵌玉漆金,装饰得十分华丽。

进了庙,有位妇人正在拜拜,见我入内,十分自然地与我聊天。仿佛我就是村里的人。她说过几日她要外省找儿子,便来与神灵说一下,保佑一路顺利。闽南人与神灵相亲,有时神灵如同一位家长,婚丧嫁娶、出门谋生等事情都来与他商量。又说她弟弟爱吃麦粉做的粿,且要本地小麦磨的粉,所以她去找人收了几十斤,天公却时常下雨,怕出门前晾晒不干……在神灵闲聊着俗世的烟火,神灵应也是习以为常,镇坐在这街口数百年,看着每年正月拔拔灯拔过一代代子孙,拨过灯火的明明灭灭,早已成了当地的精神寄托。

出了庙,走过大街,经过数家肉铺、茶点、食肆、杂货铺,与其他街道相差不大,然而街道毕竟老旧了,房子是几十年前的遗存,街址则有数百年的风烟,因此整体有陈旧的味道,时光仿佛放缓了脚步,回到了数十年前。店铺里坐着的主人,是与旧街同老的老人,像一棵树生长在一个地方,与那个地方

一起老成了风景。午后经过,常常看到一群老人在街边玩叶子牌,牌与人俱老,像是上百年来他们就一直在那玩牌,牌是旧时古物,人也是旧时人,旧得这个新的时代其他处都没有此等牌与人。数次经过,总觉得像是闯入晋时石室山的仙人棋局,到乡翻似烂柯人。

街上有数家特产店,卖的是英都当地的特产,如麻糍、麻糕、寸枣、茶梳饼、贡糖等,都是远近闻名,可以代表泉州的一种味道。吃过其他各地的麻糕、寸枣,仍是觉得英都的滋味最正,他处难及。

街的中段是翁山十二景之一的家庙雄姿,是全英都为最荣光的地方——五世祠。未曾踏入,便被门口农民的菜摊吸引,并无什么特别的菜,不过是寻常之物,但一样样摆放在地等着人来采买,有鲜活旺盛的烟火气。空心菜、地瓜叶等叶菜鲜碧翠嫩,南瓜、冬瓜等瓜类硕大圆滚,酸笋、咸菜装在罐子里低头顺目,地里采来的鱼腥草、仙草则随意摊着,等着人来辨认发现。

门外是粗粝真实的生活,踏入宗祠门,则是端穆肃静的人生了。西轩被改成了百姓书房,几个书架靠墙立着,书杂而略旧,是被人与时光之手长时摸过的结果。厅中摆满木制方桌,桌上摆着一个个比茶盏略大的物件,乍看以为是什么祭祀之物,走近一看,才知竟是象棋,想来闲时有众多老人在此下棋,小孩则在一旁

看书。鹤发对红颜,堂上祖宗见了后人的生息繁衍,应会高兴。子孙们讲着祖先的荣光也十分自豪,他们说,翁山洪氏四世一脉单传,至五世才有东、西轩两派,至第六代则支分十二房,如此瓜瓞连绵,乃至“横直三铺路,十村一片红(洪)”。十二世祖洪承畴声名显赫,其他父子状元、叔侄状元也屡见不鲜,乃至宗祠前的旗杆无数,光是族内有资格立旗杆的就有一百四十余位……

行走在宗祠之内,看到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中华民族正是有这样同气连枝的家族观念,才有连绵不息、传承千年的文明。想起蔡崇达在新书中间:“我们凭什么生不息?”我想答,凭的是文化、坚韧以及家族间的互相看顾与团结,就如庙中那妇人爱护兄弟一样。

出了宗祠再往前,就是一条比前段更老旧的街了,门首偶历辉煌再逐渐没落又渐渐复苏,像观潮,潮生、潮涌、潮落复潮生。

街后的英都三中,学生们正好放学,蜂拥着走上街上来,老街一下被拥入了新的时代,洋溢着青春时尚的氣息。它承载着旧,也包容着新,守护着村镇一代代人的成长。